

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峯書集傳

八

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峯書集傳卷之六

周官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

按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

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

載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非

職乎職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謂師氏

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

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

一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

此不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

作也意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

保之職所謂未及者鄭重而未及言之

也書未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施用

故與此異而冬官亦闕要之周禮首末

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讀書者參

互而考之則周公

經制可得而論矣

小四十四

言存六

一

劉子和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

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此書之本序也

庭直也葛氏曰弗庭弗來庭者六服侯甸男采

衛并畿內為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制五

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

夷鎮蕃與此不同宗周錫京也董督也治官凡

治事之官也言成王撫臨萬國巡狩侯甸四方

征討不庭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

無不奉承周德成王歸于錫京督正治事之官

外攘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修也唐孔氏曰周

非無萬國惟伐淮夷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

亂保邦于未危若昔大道之前即下文文明王立政

是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

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

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百揆無所不

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四岳總治于內州牧侯伯總治

于外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

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今予小子祗勤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

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逮及時是

若順也成王祗勤于德早夜若有立太師太傅所不及然蓋修德者任官之本也

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

惟其人立始辭也三公非始於此立為周家定制則始於此也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

傳者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所謂三公也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窮者也易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講明之謂經者經綸之謂變理者和調之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

狀四下八五

書傳不

二

華秀

參天地之化育者豈足以任少師少傅少保曰此責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

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孤特也三公

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天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是

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公論道孤弘化公變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於前孤

弼於後公孤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冢宰大

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為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

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

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宗伯掌邦禮治神人

宗伯大

北民擾馴也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

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和上下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祗人鬼之事和春官上下尊卑等列春官於四時之序為

長故其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
禮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於司馬掌邦政

統六師平邦國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

得陵弱眾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軍政謂之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

政者用王政之伐而正彼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

暴亂秋官卿主寇賊法禁羣行攻劫曰寇詰姦

禁於未然也呂氏曰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推鞠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

而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國空

商四民順天時以興地利按周禮冬官則記考工之事與此不同蓋本闕冬官漢儒以考工記

當之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牧自內達之於外政治明教化洽兆民之眾莫不阜厚而

化成也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呂氏曰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

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為六者網在網中也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冢宰之

與五卿也並列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於六職也

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五

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巡狩時巡者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

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方岳者猶舜之肆觀東后也大明黜陟者猶

舜之黜陟幽明也疏數異時繁簡異王曰嗚呼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

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

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建官之體統前章

居守官職者咸在曰凡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小大而

同訓之也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

大

禮記卷之六 卷之六 三

言敬汝所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
不私情則令行而民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
莫不敬信懷服矣

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
敗謀怠忽荒政不學墻面莅事惟煩學古學前代之法也

制裁度也迷錯繆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典
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凡莅官者
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改而紛亂之也
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荒其政人而

不學其猶正墻面而立必無所見而舉錯之曰
也。蘇氏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
先王議事以制人為多故律設大法取諸已其
人法並任而任人為多故律設大法取諸已其

重之詳則付之以前治罪刑條止於今律令故
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刑條止於今律令故
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
無窮不聞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

秋地政

言律不

四

表

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
司請立新法者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於

於此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
哉乃罔後艱此下申戒卿士也王氏曰三者天下之

達道也呂氏曰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
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成也業者功之積也
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當幾而不能位不期
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

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
休作偽心勞日拙與侈期而驕自至是位不

當知所以恭饗是祿當知所以儉然恭儉豈可
以聲音笑貌為哉當有實得於己不可從事於
偽作德則中故心勞而日著其拙矣或曰期偽
則拚護不暇故心勞而日著其拙矣或曰期偽

也位所以崇德非期於為侈亦通居寵思危罔不
所以報功非期於為侈亦通居寵思危罔不

惟畏弗畏入畏

居寵盛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其祇畏苟不知祇畏則入于可

畏之中矣後之患失者與思危相似然思危者以寵利為憂患失者以寵利為樂所存大不同也

也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

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賢有德者也王氏曰道才者也

二義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為義大臣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

能所以為利大臣出於利則莫不出於利此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庶官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

理矣稱亦舉也所舉之人能修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古者大臣以人

責君其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

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三事即立政三

事也亂治也篇終歎息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勅之也其不及公孤者公孤德尊位隆非

有六切切

言得六

五

言得

有待於戒勅也

君陳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親自監之周公遷殷頑

史錄其書以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

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言君陳有令德事

孝友於家是能以能施政於邦孔子曰居家理故

治可移於官陳氏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

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為東郊之地昔周公師保

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

之訓惟民其乂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

君陳之往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勉明周公

之舊訓則民其治矣蓋周公既歿民方思慕周

公之訓君陳能發明而光我聞曰至治馨香感

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

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呂氏曰成王既勉君

謂周公精微之訓也既言此而揭之以爾尚式時周

公之猷訓則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

者無間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

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

必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必芬者實明德之

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

謂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以告君陳尤當其可

謂洞達無間者蓋當深省也自周公法度言之

典章雖具苟無前人德則索然萎蒞徒為陳

大猷

言傳六

六

京

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未見聖如不見

聖亦不能由聖人情皆然君陳親見周公故特

申戒以此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

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矣圖政莫或不艱

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師虞者所以紬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蓋出入自爾

斷於己之獨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

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庶言同則繹之謂也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

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

惟良顯哉言切於事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

書傳六

卷六

七

啓

以德言顯以名言或曰成王舉君陳前日已陳

之善而歎息以美之也。葛氏曰成王殆失斯

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

有是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

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為此言王曰君陳爾惟弘

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

從容以和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昭曰式時

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以為威倚法以侵削者

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

於人而於己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

於寬必寬而有其制和不可一於和殷民在辟

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章上

成王慮君陳之徇己此則慮君陳之徇君也言

其輕重也。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

之中也。乃辟，其有不順于汝之政，不化于汝之訓，刑之。

之此終上。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也。狃，習。

章之辟。亂風俗，人犯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

關者大也。此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忿，無

疾。備人之所未化，無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

大有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而後能

也。忍言事容言德，各以深淺言之。大簡，厥修亦簡。

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其王氏曰：修謂

勸功進行義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惟

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

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

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其性本厚而

所以澆薄者，以誘於習俗而為物所遷耳。然厚

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反其

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

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

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

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

實有諸己，實之感人也。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

美而有令名

於永世矣

顧命

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

文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今

變王室幾搖故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

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始生魄十六日王甲子

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王發大命臨羣

今疾病危殆故但洮盥頰面扶乃同召太保奭

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者太保芮伯彤伯畢公

衛侯毛公六卿也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

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

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

之太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

為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

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平時則召六卿使帥其

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

也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

獲茲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此下成王之顧命也

殆病日既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遂死不得誓言以

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汝統言曰疾

甚言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肆

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

麗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

教條則民習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

殷邦而集大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

訓無敢昏逾侗愚也成王自稱言其敬迎上天

而無敢昏逾天威天命也大訓述天命者今天也於天言天威於文武言大訓非有二也

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

釗弘濟于艱難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必死弗興弗悟爾庶幾

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大濟柔遠能邇安勸

小太庶邦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者合遠邇小大而言又以見君德所

施公平周溥而不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

釗冒貢于非幾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自治於威儀耳自治

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羣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蓋

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

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

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垂絕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於周公

者亦深矣。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

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茲既受命還出

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綴衣幄帳也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

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懸東首太保命仲相南

於北墉下是也於其明日王崩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

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相毛二臣名伋太公望子

為天子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相毛二臣使齊侯呂伋

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於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為憂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

入路寢翼室為憂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

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勲戚顯諸侯體統尊
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
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為憂居之宗
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闔
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廷猶不聞然後知
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

丁卯命作冊度命史為冊書法度越七日癸酉

伯相命士須材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為相須取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

狄設黼衣綴衣狄下士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喪

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黼衣屏風畫為斧牖間

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此平時見羣臣觀諸侯之坐也

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篋席桃竹枝席也黼白黑雜繒純緣也華彩色也華玉以

飾几仍因也因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是也西序東嚮敷重

小四五高書傳六十一亨父

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東西廂謂之序底席蒲席也綴

雜彩文貝有文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

仍几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豐西夾南嚮敷

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此親屬私燕之坐也西廂夾室之前筍席竹席

也紛雜也以玄黑之色雜為之緣漆漆几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戶之間謂之扆天子

負袞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其三

席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

此乎在彼乎故兼越王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

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

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兗之戈和之弓垂之

竹矢在東房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赤刀赤削也大訓三

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
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
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
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易大傳所謂
河出圖是也胤國名胤國所制舞衣大具如車
渠叢鼓長八尺允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共工
舞衣叢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
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玉
之五重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而
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而河圖參
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愚謂寶玉器物之陳
非徒以為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
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揚氏中庸傳曰
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
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
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也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
輅革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為最貴
金輅以封同姓為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為又次

大輅

言傳六

十二

亨父

之革輅以封四衛為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為
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
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
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為先輅則革輅
象輅為次輅矣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南
嚮也塾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亦象成王之生存
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則出路大喪大賓
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為常禮也又按所陳寶
玉器物皆以西為上者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
成王殯在西序故也

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祀一人冕
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
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

執銳立于側階弁士服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

門一名畢門上刃刃外嚮也堂廉曰祀冕大夫

服劉鉞屬戣瞿皆戟屬銳當作銳說文曰銳侍

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鉞讀若允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廂之階上也側階北陛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推埋噐悍之徒有志於復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階齊卿士古者當深繹也

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麻冕三十升麻為冕也齊升也康王吉服自西

階升堂以受先王之命故由賓階也蟻玄色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朝中之禮不言升階者從王賓階也入即位者各就其位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黼今蟻裳者蓋無事於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

大司單五 小五司單 書傳 十一

宗奉同瑁由詐階齊太史秉書由賓階齊御王

冊命太宗宗伯也彤纁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冊之守長尺有二寸同爵名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珪璧以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詐階太史以冊命御王故持書由賓階臨所服用皆曰御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

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卜燮和天下用答

揚文武之光訓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也皇太后君也言大

君成王力疾親憑王几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名之義卜法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法之大也燮和天下對揚文武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

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受顧命而起答太史曰王拜

眇然乎謙辭退託於不能也父祖治四方以敬忌

天威乎謙辭退託於不能也父祖治四方以敬忌

告康王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所乃受同瑁王三

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

奠爵也禮成於三故三宿三祭三咤葛氏曰受

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宗伯曰饗者傳

神命也以太保受同降盟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

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盟

也祭禮君執圭瓚裸尸太宗執璋瓚亞裸報祭

亦亞裸之類故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尸

王答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

太保酢者也太宗供王故宗人供太保受同祭

授宗人又拜王復答拜太保飲福至齒者方在

喪疾歆神之賜而不甘其味也若王則太保降

喪之主非徒不甘味雖飲福亦廢也

收諸侯出廟門侯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

焉故曰廟言諸侯則卿士以

下可知侯者侯見新君也

下可知侯者侯見新君也

下可知侯者侯見新君也

康王之誥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于顧命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

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

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

王義嗣德答拜

漢孔氏曰周禮五門一曰阜門二曰

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

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

也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

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

西伯舊職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為東伯

矣諸侯入應門判于左右布陳也乘四馬也諸

侯皆陳四黃馬而朱其鬣以為延實或曰黃朱

若篚厥玄黃之類賓諸侯也稱舉也諸侯舉所

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至

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奠地所出黃黃皆再拜稽首至

地以致敬義宜也義嗣德云者史氏之辭也康

王宜嗣前人之德故答拜也吳氏曰穆公使人

吊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稽顙而不拜公

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蓋為後者拜不拜

故未為後也吊者舍者後者見諸侯若以爲不當

稽顙成爲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爲不當

拜而不拜則疑未爲後也且純乎吉也

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姜若克恤西

土冢宰及司徒與羣臣皆進相揖定位又皆再

拜稽首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

告且尊稱之所也姜若未詳蘇氏曰大邦殷者明有

王出姜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或曰姜若即下

文之厥若也姜厥或字有訛謬西土文武所興

之地言文武所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恤惟新陟

西土之眾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惟新陟

西土之眾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惟新陟

西土之眾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惟新陟

西土之眾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惟新陟

西土之眾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惟新陟

西土之眾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惟新陟

西土之眾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惟新陟

西土之眾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惟新陟

西土之眾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惟新陟

西土之眾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惟新陟

西土之眾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惟新陟

西土之眾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惟新陟

西土之眾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惟新陟

西土之眾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惟新陟

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

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陟升遐也成

未謚故曰新陟王畢盡協合也好惡在理不在

我故能盡合其賞之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克

定其功用施及後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敬勉

之哉皇大也張皇六師大戒戎備無廢壞我文

武艱難寡得之基命也按召公此言若導王以

尚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苟

不詰爾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陵遲之

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於立政亦

懇懇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

苟安甚至於口不言兵亦異於召公之見矣可

哉勝歎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報誥而不及羣臣者以外見內康王在昔君文

喪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

武不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

亦有能罷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

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不平富者溥

富民言文武德之廣也不務咎者不務咎惡輕

省刑罰言文武罰之謹也底至者推行而底其

至也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也文武務德不務

王初崩未葬

陟升遐也成

好惡在理不在

當賞罰之所當

罰之所當罰而

克

敬勉

我文

導王以

無立志苟

而無立志苟

而無立志苟

而無立志苟

而無立志苟

而無立志苟

而無立志苟

而無立志苟

而無立志苟

無遺鞠子羞

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康王言文武所以命建侯邦植立藩屏者

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

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

王言此者求助之意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

羣臣諸侯之意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

上天用力同心保乂王室文武用受正命於天下

臣戮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天下之大也康

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蓋誠之至者不

可揜也而又有熊羆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之

至也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也文武務德不務

罰之心推行而底其至兼盡而極其誠內外充

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蓋誠之至者不

可揜也而又有熊羆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之

至也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也文武務德不務

罰之心推行而底其至兼盡而極其誠內外充

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蓋誠之至者不

可揜也而又有熊羆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之

至也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也文武務德不務

罰之心推行而底其至兼盡而極其誠內外充

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蓋誠之至者不

意蓋在我後之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
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雖身守
國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羣公既皆
憂勤其順承之母遺我稚子之取也

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

揖而退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
與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

得已嫂非弱終不接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
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

既傳不可以及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也孔子
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

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
見諸侯獨不可以及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

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
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

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
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

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喪禮
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

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
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

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
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

切著明足以為後世法孔子何為
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辯

四十五

書傳六

十七

李

畢命

康王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

氏曰漢律歷志云康王畢命豐刑曰惟

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肫王命作冊書豐

刑此偽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

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

之言何

所道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肫越三日壬申王朝步

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

康王之十二年也畢公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

文王廟命之成周下都也保安釐理也保釐即

下文旌別淑慝之謂蓋一

代之治體一篇之宗要也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

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

畢公代

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德于天下

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

惟周公左右

先王綏定厥家茲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

欽定四庫全書

書傳六

卷八

李

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虐予一

人以寧

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周公左右文武

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

今四方無可虞度之事而予一人以寧言化之

之難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有升有降猶言有隆有污也周公當世道方降

之時至君陳畢公之世則將升於大猷矣為政

者因俗變革故周公茲殷而謹厥始君陳有容

和而履中皆由俗為政者當今之政旌別淑慝

則民無所勸慕矣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

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

小子垂拱仰成

懋盛大之義予懋乃德之懋小

物猶言細行也言畢公既有盛

德又能勤於細行輔導四世風采凝峻表儀朝
著若大若小罔不祗服師訓休嘉之績蓋多於
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為哉垂衣拱手以
仰其成而已康王將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叙
其德業之盛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
而歸美之也

公之事往哉今我敬命公以周公化訓頑民之

行也丑公以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

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

固封守以康四海淑善慝惡癉病也旌善別惡

異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門閭之類顯其為

善者而病其為不善者以樹立為善者風聲使

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旌淑也其不率訓

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

禮記曰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即其法也使

能畏為惡之禍而慕為善之福所謂別慝也圻

與畿同郊圻之制昔固規畫矣曰申云者申明

之也封域之險昔固有守矣曰謹云者戒嚴之

也疆域障塞歲久則易湮世平則易玩時緝而

屢省之乃所以尊嚴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

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對暫之謂恒對常之

謂體衆體所會之謂要政事純一辭令簡實深

戒作聰明趨浮末好異之事凡論治體者皆然

而在商俗則尤為對病之藥也蘇氏曰張釋之

諫漢文帝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

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

至於二世天下崩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

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無其實凡我聞曰世

釋之所論則康王以告畢公者也

我聞曰世

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

麗萬世同流古人論世祿之家逸樂養其能

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

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

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

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

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

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

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

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

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

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

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亂天道敬壞風化奢
侈美麗萬世同一流也康王將言殷士怙侈滅
義論世族者發之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

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

之惟艱呂氏曰殷士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

必至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
美侈之於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恥也流而不
反驕淫矜侈百邪並見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
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閑其邪

者猶甚難也資富能訓惟以末年惟德惟義時乃大

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
資資財也資富而能訓

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
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

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為訓
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己私言也當稽

古以為之說蓋善無謬則民不從
不由古以為訓于何以為訓乎王曰嗚呼父

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是

四方無虞矣蕞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
慮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

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
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釐之不剛不柔其德

信乎其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

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

潤生民四夷左在罔不成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殊厥并疆非治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
之成此曰成者預期之也三后所治者洛邑而

施及四夷王畿四方之本也吳氏曰道者致治
之道也始之中之終之雖時有先後皆能即其

行事觀其用心而謂之協心如此公其惟時

時若成於一人謂之協心如此公其惟時

時若成於一人謂之協心如此

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

式惟乂

氏建立訓順式法也成周指下都而言呂

者而勲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嗚呼

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

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蘇氏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為者也曰民寡

者易其事以為不足為者也前政周公君陳也

君牙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此其告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

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周禮司勳云凡

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司常也惟予小子嗣守

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

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緒統緒也若蹈虎尾畏其噬若

涉春冰畏其陷言憂危之切也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

膂續乃舊服無忝祖考膂脊也舊服忠貞服勞之事忝辱也欲君牙以

其祖考事先王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

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

小三四九

言傳六

卷二

秀

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

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

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自身言欲其所處

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子

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夏暑雨小民

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

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祁大也暑雨祁寒小

艱難也厥惟艱哉者嘆小民之誠為艱難也思

念其難以圖其易民乃安也艱者飢寒之艱易

者衣食之易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兼教嗚呼丕

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

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

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於前武承於後曰謨曰

烈各指其實而言之咸以正者無一事不出於

正咸罔缺者無一事不致其周密若順對答配

匹也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

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

父之先正君牙祖父也君牙由祖父舊職而是法

汝祖父之所行而顯其君之有父復申戒其守

家法以終之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為言曰纘

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

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

曰康王時芮伯為司徒君牙豈其後耶

罔命

穆王命伯罔為太僕正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呂氏曰陪僕

執御之臣後出視為賤品而不之擇者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

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未矣自周公作立政

而歎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

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大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大司徒略等其知本哉

王若曰伯罔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

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伯罔臣名穆王言我不能于德繼前

人居大君之位恐懼危厲中夜以興思所以免其咎過

昔在文武聰明齊

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

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

大司馬

言傳六

共四

圭

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侍給侍左右者御車御之

官僕從太僕羣僕凡從王者承承順之謂弼正救之謂雖文武之君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

忠良固無待於侍御僕從之承弼者然其左惟右奔走皆得正人則承順正救亦豈小補哉

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

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無良言其質之不善

也匡輔助之心也繩直糾正也非心非僻之心也先烈文武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

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大正大僕

正也周禮大僕下大夫也羣僕謂祭僕隸僕戎僕齊僕之類穆王欲伯罔正其羣僕侍御之臣

以勉進君德而交修其所不及或曰周禮下大夫不得為正漢孔氏以為太御中大夫蓋周禮

大御最長下又有羣僕與此所謂正于慎簡乃羣僕者合且與君同車最為親近也

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巧好令善也

其言善其色外飾而無質實者也便者順人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側者姦邪媚者諛悅小

人也吉士君子也言當謹擇汝之僚佐無任小人而惟用君子也又按此言謹簡乃僚則成周

之時凡為官長者皆得自舉其僕臣正厥后克屬不特辟除府史胥徒而已

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自聖自以

為聖也僕臣之賢否繫君德之輕重如此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為昏為虐為侈為縱曷

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為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薰心傲

然自聖則謂人莫己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

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爾無昵于儉昏虐侈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

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汝無比近小人充我

小獸十五 言傳六 廿五 亨父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瘼厥官惟爾大弗克

祗厥辟惟予汝辜戒其以貨賄任羣僕也言不

善則是曠厥官汝大不能敬其君而我亦汝罪矣王曰嗚呼欽哉永弼

乃后于彛憲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卒章之

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

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舍之無常可懼哉

呂刑

呂侯為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

刑。按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

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

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扑之

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

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

為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

及盜之罪而蕭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

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

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

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

計乃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

子錄之蓋亦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矜

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云

爾又按書傳引此多稱甫刑史記作

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呂後為甫歟

大戴禮

書傳六

北六

字交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惟

命與惟說命語意同先此以見訓刑為呂侯之

言也耄老昏亂之稱荒忽也孟子曰從獸無厭

謂之荒穆王享國百年車輪馬跡遍于天下故

史氏以耄荒二字發之亦以見贖刑為穆王耄

荒所訓耳蘇氏曰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曰子

荒度土功荒當屬下句亦通然耄亦貶之辭

也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

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厚敦龐荒之世渾

開暴亂之端驅翦薰灸延及平民無不為寇為

賊鴟義者以鴟張跋扈為義矯虔者矯詐虔劉

也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

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剕劓剕越茲麗刑并制罔

差有辭

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惟

是始過為劓鼻則耳極竅黥面之法於麗法者

必刑之并制無罪不復以曲直之辭為差別皆

也刑之民興胥漸泯泯焚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

德刑發聞惟腥民民昏也焚焚亂也民相漸染

詛盟而已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各告無罪於

天盟而巳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各告無罪於

天盟而巳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各告無罪於

天盟而巳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各告無罪於

天盟而巳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各告無罪於

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棊常鯨寡

無蓋也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義黎即和

也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義黎即和

也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義黎即和

也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義黎即和

也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義黎即和

也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義黎即和

也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義黎即和

也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義黎即和

也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義黎即和

復典之使皇帝清問下民鯨寡有辭于苗德威惟

畏德明惟明清問虛心而問也

清問虛心而問也乃命三后恤功于民

小大百八十五

書傳六

三七

華秀

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

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恤功致憂

典禮也伯夷降天地人之三禮以折民之邪妄

蘇氏曰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伯夷降典以

正民心禹平水土以定民居稷降播種以厚民

生三后成功而致民之殷盛富庶也吳氏曰二

典不載有兩刑官蓋傳聞之謬也愚意皋陶未

為刑官之時豈伯夷實兼之歟下文又言伯夷

播刑之迪不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應如此謬誤

陶為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所以檢其心而教

以祗德也○吳氏曰皋陶不與三后之列遂使

後世言以刑官為輕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代非

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皋陶不與蓋各

之也是後非獨人臣以刑官為輕人君亦以為

輕矣觀舜之稱皋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

時乃功又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

休其所繫乃如此是欲輕哉呂氏曰呂刑一篇

大馬令八言傳六

以刑為主故歷叙本末而歸之於皋陶之刑穆

勢不得與伯夷禹稷雜稱言固有賓主也

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

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棊彝穆穆者和敬之

白之容也灼于四方者穆穆明明輝光發越而

四達也君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觀感動蕩

為善而不能自巳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

師明于刑之中使無過不及之差率乂于民輔

其常性所謂刑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

罰之精華也

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訖盡也威權勢也富賄賂也當時典獄之官非

惟得盡法於權勢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賂之

人言不為威屈不為利誘也敬忌之至無有擇

言在身大公至正純乎天德無毫髮之不可舉以

示人者天德在我則大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

矣在下者對天之辭蓋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而

至於與天為一者如此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

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

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

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

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司

典獄漢孔氏曰諸侯也為諸侯主刑獄而言非

爾諸侯為天牧養斯民乎為天牧民則今爾何

乎伯夷布刑以啓迪斯民捨臯陶而言伯夷者

探本之論也麗附也苗民不察於獄辭之所麗

又不擇吉人俾觀于五刑之中惟是獄辭之威

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斷制五刑亂虐無罪上帝

不蠲貸而降罰于苗苗民無所辭其罰而遂殄

也滅之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

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

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

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

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

賴之其寧惟求此告同姓諸侯也格至也參錯

有毫髮怠心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罔不由慰

日勤者爾所用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故職舉

而刑當也爾罔或戒不勤者刑罰之用一成而

不可變者也苟頃刻之不勤則刑罰失中雖深

戒之而已施者亦無及矣戒固善心也而用刑

豈可以或戒也哉且刑獄非所持以爲治也天

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爲一日之用而已非終即

康誥大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即康

誥小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者非終惟終皆

非我得輕重惟在夫入所犯耳爾當敬逆天命

伏記社八

言傳六

北九

毛

以承我一人畏威古通用威辟之也休宥之也
我雖以為辟爾惟勿辟我雖以為宥爾惟勿宥
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德則君慶
於上民賴於下而安寧之福其永久而不替矣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
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有民社者皆在

器也而謂之祥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
大焉及逮也漢世詔獄所逮有至數萬人者審
度其所當逮者而後可逮之也曰何曰非問兩
答以發其意以明三者之決不可不盡心也

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
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兩造者兩爭
者皆至也周

官以兩造聽民訟具備者詞證皆在也師衆也
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也簡核其實也孚無可疑
也正質也五辭簡核而可信乃質于五刑也不
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罰贖也疑

大司馬

言傳六

三十

啓

於刑則質于罰也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也罰
之疑者也過誤也疑於罰則質于過而宥免之
也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

均其審克之疵病也官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內
女謁也貨賄賂也來干請也惟此

五者之病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也
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下文屢言以見其
丁寧忠厚之至疵於刑罰亦然五刑之疑有赦

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

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刑疑有赦正于五罰也罰
疑有赦正于五過也簡核

情實可信者衆亦惟考察其容貌周禮所謂色
聽是也然聽獄以簡核為本苟無情實在所不
聽上帝臨汝不敢墨辟疑赦其罰百錢閱實其

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

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荆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墨刻

淫之也劓割鼻也刑則足也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六兩曰鍰閱視也倍二百鍰也倍差倍而又差五百鍰也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周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刑也雖增舊然輕罪比舊為多而重罪比舊為減也比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未詳或曰亂辭辭之不可聽者不行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無法意而審克之辭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

盜行

言傳六

三十一

啓

者降一等而罪之耳今五刑疑赦而直罰之以金是大辟宮刑劓墨皆不復降等用矣蘇氏謂五刑疑則入罰不降當因古制非也舜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扑之刑爾夫刑莫輕於鞭扑入於鞭扑之刑而又情法猶有可議者則是無法以治之故使之贖特不欲遽釋之也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贖也舜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

齊有倫有要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舜之宥過無大康誥所謂大罪非終

者無小也康誥所謂小罪非者則服上刑舜之刑宜也刑罰世輕世重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

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為輕重者輕也重者諸罰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也刑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也

之權也世重者權一也世之輕重也言刑罰雖惟權

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在蓋有截然而不可紊者矣此兩句總結上意罰

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

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

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

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於死然民重出贖亦

甚病矣佞口才也非口才辯給之人可以折獄

惟温良長者視民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

也此言聽獄者當擇其人也察辭于差者辭非

情實終必有差聽獄之要必於其差而察之非

從惟從者察辭不可偏主猶曰不然而然所以

審輕重而取中也哀敬折獄者惻怛敬畏以求

其情也明啓刑書胥占者言詳明法律而與衆

占度也咸庶中正者皆庶幾其無過忒也於是

刑之罰之又當審克之也此言聽獄者當盡其

心也若是則獄成於下而已信之獄輸於上而

君信之其刑上備有并兩刑者言上其斷獄之

書當備情節一人而犯兩事罪雖從重亦并兩

刑而上之也此言讞獄者當備其辭也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

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

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

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

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

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此總告之也官

小四九

言傳六

卅二

王

此總告之也官

伯

且多懼

刑厚

配在

兩

裏洞徹無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也亂治也獄
貨鬻獄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猶云罪狀也報
以庶尤者降之百殃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
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禍之命爾
此章文有未詳者姑闕之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
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
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此詔來
孫嗣世子孫也言今往何所監視非用刑成德
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下文哲人即所當監
者五極五刑也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
蓋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慶也嘉善師衆也
諸侯受天子良民善衆當監
視于此祥刑申言以結之也

文侯之命

幽王為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

為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以文侯為方伯賜以柎鬯弓矢作策書命之史錄為篇

今文古文皆有

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

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

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

祖懷在位

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者尊之也

克謹也言其德之所脩昭升敷聞言其德之所至也文武之德如此故上帝集厥命於文王亦

惟爾祖父能左右昭事其君於小大嗚呼閔予

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

大初

言傳六

廿四

表

純即我御事罔或者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

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

在位

數而自痛傷也閔憐也嗣造天丕愆者嗣位之初為天所大譴父死國敗也殄絕純

大也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本既先撥故戎狄

侵陵為我國家之害甚大今我御事之臣無有

老成俊傑在厥官者而我小子又材劣無能其

何以濟難又言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

恤我乎又歎息言有能致功予一人則可永安

安而先王得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

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

艱若汝予嘉昭顯祖文人皆謂唐叔即上文先正

厥服則刑文武之道絕矣今刑文武自文侯始

而使不絕前文人猶云前寧人故多所修王曰完扞衛我于艱難若汝之功我所嘉美也

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

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

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

顯德師衆也黑黍曰秬釀以鬯草卣中尊也諸侯受錫命當告其始祖故賜鬯也彤赤盧

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

也簡者簡閱其士恤者惠恤其民都者國之都鄙也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與

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勾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

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王之政宣王有志而後効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愚按

史記幽王娶於申而生太子宜曰後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王

言傳不 北五 表

而殺王之諸侯即申侯而立故太子宜曰是為平王平王以諸申侯立已為有德而忘其弑父為當

誅方將以復讎討賊之衆而為戎申戎許之舉其忘親背義得罪於天已甚矣何怪其委靡類

墮而不自振也哉然則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歟抑亦以戒於天下後

世而存之歟

費誓

費地名淮夷徐戎並起為寇魯侯

文古文皆有。呂氏曰伯禽撫封於魯

而伯禽應之者甚整暇有序先治戎備

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

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又按

費誓秦誓皆侯國之事而繫於帝王書

末者猶詩之錄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漢孔

徐戎淮夷並起寇魯伯禽為方伯帥諸侯之師

以征歎而救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蘇氏

曰淮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又脅徐戎並起

善敕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

敕縫完也縫完其甲

大司馬

四三十四

書傳六

卅六

李

云猶繫也王肅云敵指當有紛繫持之弔精至

也鍛淬礪磨也甲冑所以衛身弓矢戈矛所以

克敵先自衛而後 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斂

攻人亦其序也

乃穿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

淫大也牯

機檻也斂塞也師既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

於野當空塞其獲穿一或不謹而傷閑牧之牛

馬則有常刑此令軍在所之居民也舉此例之

凡川梁藪澤險阻屏翳有害於師屯者皆在矣

此除道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

路之事

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

曰妾馬牛風逸臣妾逋亡不得越軍壘而逐之

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役人賤者

曰妾馬牛風逸臣妾逋亡不得越軍壘而逐之

失主雖不得逐而人得風馬牛逃臣妾者又當

敬還之我商度多寡以賞汝如或越逐而失伍

不復而攘取皆有常刑有故竊奪踰垣墻竊人

牛馬誘人臣妾者亦有常刑此嚴部伍之事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

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

乃損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

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

有大刑甲戌用兵之期也峙儲備也糗糧食也

不逮若今之乏軍興淮夷徐戎並起今

所攻獨徐戎者蓋量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

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

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榦榦板築之木題曰

榦榦端之木也旁曰榦榦兩邊障土者也以是

日征是日築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

築也無餘刑非殺者刑之非一但不至于殺爾

芻茭供軍牛馬之用軍以期會芻糧為急故皆

服大刑損榦芻茭獨言魯人者地近而致便也

秦誓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

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

公辭焉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晉襄公

帥師敗秦師于殽囚其三帥穆公悔過

誓告羣臣史錄為篇今文古文皆有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首言之

第一義也將舉古人之言故先發此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

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訖盡

也凡人盡自若是多安於徇己其責人無難惟受責於人俾如流水略無扞格是惟難哉穆公

悔前日安於自徇而不聽蹇叔之言深我心之

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已善猶可過不可追未遷

逝若無復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

小四廿三

書傳六

廿八

吳山

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

罔所愆忌疾姑且也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今

以其不就已而忌疾之非不知其新進姑樂其

順便而親信之前日之過雖已云然尚謀詢

茲黃髮之人則庶罔有所愆善蓋悔番番良士旅

力既愆我尚有之乞乞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

欲惟截截善論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番

老貌乞乞勇貌截截辯給貌論巧也皇遑通旅

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誥墓木既拱者我猶庶

幾得而有之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

給善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者我遑暇多

先儒皆謂穆用杞子之言也昧昧我思之如

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
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
職有利哉味味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介獨也
學作兮休休易直好善之意容有所受也彥美
士也聖通明也技才聖德也心之所好甚於口
職主所言也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
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
亦曰殆哉冒大學作媚忌也違背違之也達窮
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元齡後一邦之杞隍
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也杞隍不安
安繫於所任一人之是申繳上二章意

快述

書傳六

卅九

吳山

朱文公訂正商公蔡九峯書集傳卷之六

淳祐庚戌季秋金華後學呂遇龍
校正刊于上饒郡學之極高明

書序

漢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今攷序文於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間至有與經相戾者於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略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顧世代久遠不可復知然孔子安國雖云得之壁中而亦未嘗以為孔子所作但謂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與討論墳典等語隔越不屬意亦可見今姑依安國壁書之舊復合序為一篇以附卷末而疏其可疑者於下云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

虞舜作堯典

聰明文思欽明文思也光宅天下光被四表也將遜于位讓于虞舜

以虞書也作者追言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

小國冊四

書後序

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側微微賤也歷試徧試之也諸難五

典百揆四門大麓之事也今按舜典一篇備載一代政治之終始而序止謂歷試諸難作舜典

豈足以盡○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

汨作九共九篇彙飫

漢孔氏曰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生姓

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也汨始作與也言治民之功興也彙勞飫賜也九十一篇亡今按

十一篇共只一序○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

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

矢陳申重也序書者徒知皐陶以謨

名禹以功稱而篇中有來禹汝亦昌言與時乃功懋哉之語遂以為舜申禹使有言申皐陶使

有功其淺近如此而不知禹曷嘗無言皐陶曷嘗無功是豈足以知禹皐陶之精微者哉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別分也分九州疆界是也隨山

者隨山之勢濬川者濬川之流。啓與有扈戰

于甘之野作甘誓經曰大戰于甘者甚有扈之

春秋相王失政與鄭戰于繻葛夫子猶書王伐

鄭不曰與不曰戰者以存天下之防也以啓之

賢征有扈之無道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序

書者曰與曰戰若敵國者何哉孰謂書序為夫

乎子作。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

之歌耳下文已明此但疣贅。羲和酒淫廢時亂

日胤往征之作胤征仲康畏羿之強不敢正其

罪而誅之止責其廢職荒厥邑爾序書者不

明此意亦曰酒淫廢時亂日亦有所畏而不敢

正其罪耶。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

居作帝告釐沃。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

之作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

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漢孔

先王帝嚳也醜惡也不期而。伊尹相湯伐桀

會曰遇鳩方二臣名五篇亡。

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以伊尹

者得之咸有一德亦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

陟在河曲之陽鳴條在安邑之西升自陟義未

詳漢孔氏遂以為出其不。湯既勝夏欲遷其

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程子曰聖人不容有

議以為不可而不遷是湯有妄舉也蓋不可者

湯不可之也唐孔氏以於時有議論其事者詳

序文以為欲遷者湯欲之也恐未必如程子所

言要之序非聖人之筆自不足以知聖人也三

亡篇。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朥俘厥寶玉

誼伯仲伯作典寶

三臞國名今定陶也俘取也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地名大坰。湯

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各單作明居一篇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史記太子太丁未立而死亡

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序書者以經文

首言奉嗣王祗見厥祖遂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後出儒者以序為孔子所作不敢非之反疑

孟子所言與本紀所載是為可嘆已肆命徂后三

篇亡○吳氏曰太甲諒陰為服仲壬之喪以是

時湯葬已父仲壬在殯太甲太丁之子視仲壬

為叔父為之後者為之子也祗見厥祖謂至湯

之廟蓋太甲既立伊尹訓于湯廟故稱祗見也

祖若止是殯前既不當稱奉亦不當稱祗見也

吳山

吳山

吳山

吳山

吳山

吳山

吳山

吳山

吳山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日而拱妖也巫咸臣名踞相毀曰皆地各踞相在河北耿在河東耿鄉河水所毀曰圮凡十篇亡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以篇中有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之下繼以今不承于古罔

遷然今詳于今五邦之下繼以今不承于古罔

知天之斷命則盤庚之前已自有五遷而作

序者攷之斷命則盤庚之前已自有五遷而作

也經言亳蹶相耿惟四邦爾盤庚從湯居亳不

可又謂之一邦也序與經文既已差繆史記遂

謂盤庚自有五邦也序與經文既已差繆史記遂

野得諸傳巖作說命三篇按經文乃審厥象俾

高宗夢得良弼形狀乃審其狀貌而廣求于四

方說築傳巖之野與形象肖似如序所云似若

高宗夢得傳說野因經文有羣臣百官等

語遂謂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巖非惟無補

經文而反支離晦。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

味豈聖人之筆哉。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

耳而雉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經

彤日而序以為祭成湯經言有雉而序以為

飛雉升鼎耳而雉載籍有所傳歟然經言典祀

無豐于昵則為近廟未必成湯也宗室都宮堂

室深遠幽邃而飛雉升立鼎耳而鳴亦已異矣

高宗之。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

受作西伯戡黎言及西伯者蓋祖伊雖知周不

利於商而又知周實無所利於商序言。殷既

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惟十有一年武

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十者一

十三年之誤也序本依放經文無所發明偶三

誤而為一漢孔氏遂以為十一年觀兵十三

伐紂武王觀兵是以臣脅君也程子曰此事間

不容髮一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而命絕

則為獨夫豈有觀兵二年而後始伐之哉蓋泰誓序文既有十一年之誤而篇中又有觀政于商之語偽泰誓得之傳聞故上篇言觀兵之事次篇言伐紂之事司馬遷作周本紀因亦謂十一年觀兵之事也且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繼以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即記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夫一月戊午既為十三年之事則上文十一年之誤審矣孔氏乃離而二之於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釋為觀兵之時於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釋為伐紂之時上文則年無所繫之月下文則月無所繫之年又序言十一年伐殷而孔氏乃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殷是蓋繆中之繆遂使武王蒙數千百年脅君之惡一字之誤其流害乃至於此哉。武王戎

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司馬法

大司馬

言後

五

五

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馳車七十人五人革車二十五人凡百人二車故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虎賁若虎賁獸之勇士百人之長也。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歸獸

歸馬放牛也武成所識其事之大者亦多矣何獨先取於歸馬放牛哉。武王勝

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唐孔氏曰言殺受立武庚

者序自相頌為文未見意也。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

作分器宗彝宗廟彝尊也以。西旅獻獒太保

作旅獒獻貢也。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篇。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武王崩三監及淮夷

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也以其監

殷故謂三監。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

殷後作微子之命微子封於宋為湯後。唐叔得禾異畝

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唐叔成王母弟

畝壟也穎穗也禾各一壟合為一穗葛氏曰唐叔雖幼因禾必有獻替之言成王既悟風雷之

變因命唐叔以禾歸周二篇亡。成王既伐管叔蔡叔

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按胡氏曰康叔成王

叔父也經文不應曰朕其弟成王康叔猶子也經文不應曰乃寡兄其曰兄曰弟者武王命康

叔之辭也序之繆誤蓋無可疑詳見篇題又按書序似因康誥篇首錯簡遂誤以為成王之書

而孔安國又以為序篇亦出壁中豈孔鮒藏書之時已有錯簡耶不可攷矣然書序之作雖不

大二十册八 言後序 下 王

可必為何人而可也。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

公先相宅作召誥。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

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

公以王命告作多士遷商頑民在作洛之前序書者攷之不詳以為成周

既成遷商頑民謬矣詳見本篇題。周公作無逸。召公為保

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

奭蘇氏曰舊說或謂召公疑周公陋哉斯言也愚謂序文意義含糊舊說之陋有以啓之也

。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踐滅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

將蒲姑史記作薄姑篇亡。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

邦作多方。周公作立政。成王既黜殷命滅

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成王黜殷久矣而於此復言何耶。成

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

命賄賂也義未詳篇亡。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

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此言周公在豐漢孔氏謂致政歸老

之時而下文君陳之序乃曰周公既沒命君陳

分正東郊成周方未命君陳時成周蓋周公治

此又以公沒故命君陳然則公蓋未嘗去洛矣而

耶篇。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

陳。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

顧命。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尸天子亦無義理太康尸位義和尸官皆言居

其位而廢棄其事之稱序書亦用其例謬矣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分居

表厥宅里殊。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

牙序無所發明曰周云者殊無意義或曰此春

秋王正月例也曰春秋魯史故孔子繫之以

王此豈其然。穆王命伯冏為周大僕正作冏

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此序亦無所發明

刑辟之制豈專為夷狄不為中夏耶或曰訓夏

贖刑謂訓夏后氏之贖刑也曰夏承虞治不聞

變法周禮亦無五刑之贖其非古制明甚穆王

猶有哀矜之刑以聚民財資其荒用夫子以其書

大司馬

書後序

六十七

華秀

之其意微矣。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

侯之命經文止言秬鬯而此益以圭瓚有所傳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

誓徐徐戎也。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

崤還歸作秦誓以經文意攷之穆公之悔蓋悔

文亦不明此意

書序終

家書傳言卷總序一卷

文公先生門人

九峰蔡先生所集也始書未有傳分命門人纂集莫可其意乃專屬之九峰其說出於一家則必著姓氏至於行有刪白句有刊字附以己意為之緣飾者悉不復錄用詩集傳例也宏綱要指奧辭突義既既聞而熟溝之矣又復玩心澤意融會其歸精思力踐務造其極

文公既歿垂三十年而後始出其書故其據據的確訓釋明備文從字順了無可疑曲謨五篇則又

文公未易筆負前所定手畢也西山先生謂攷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及明二帝三王聖賢之用心肖先儒所未及者豈容謬哉傳本

文公所命故不復表著師說若周公迪後本以治治非封伯禽秦穆悔過在聽祀子非為孟明居東以避流言則原成為是作書以自名公則蘇氏近之他如此類雜編如陳中丞之書也後不及一登考序之門歲庚辰侍 九峰於

初立善協一之首終錄所祀者有合於
後漢書傳之云乃少異於

文公揆之內心亦省未釋然者間竊從而以此
則知一以心言純粹不雜之義一以理言融會
貫通之名也從後錄之說逆上經文既成未明
暢下克字復為長終味書傳之訓惟能言
而一之故始雖主於一善終則無一之不善自
漢然而無疑矣當求此則

文公釋經不專因於 程子者非求異也

三

書跋

二

友

蓋有在也若夫浩氣九疇如以奇行五帝
居甲地本無干倘見於皇極內外篇根極理
要探索幽眇又其深造而自得之者每以不
獲先師印可為恨北原可作其獨斯何精矣
無二終歸一揆且受所身不數證涉其儒未
測其奧憂患罪罰偶未即死方將執殛探
獲日侍海席而山頽木壞已而錄其悲矣
曩不自揆僞狀其行以清銘于石名知
朝復叙次所聞掛名傳末雖不足以後明
旨姑以志無窮之憾焉

後十日後學堂以白紙拜手敬書

歲在庚申

先祖與

九峯

商訂是書監生十一年矣獨得

在侍旁緝聽竊讀三月九日

先祖即世是書為絕筆嗚呼痛

政

三

哉後廿八年

九峯嗣子抗奉

濡湏出舊策示盤捧既數四

手澤如新追想音容涕洟繼

集敬書其後而歸之併冬朔

跪孤孫盤百拜謹誌

伊川先生以春秋傳屬
劉質夫既成門人請觀
先生曰却須着某親作
吁亦難矣 文公晚年
訓傳略備下至離騷且

跋

一

劉子私

為之辯證而帝王之書
獨以付 九峯先生曰
只等 蔡仲默來便了
文公豈輕所付哉斯傳
上經 乙覽四方人士

爭欲得而誦之猶懼其
售本之未善也遇龍倚
席上饒際先生的嗣
父軒先生為部繡衣茂
明家學而遇龍得以承

跋

二

劉子初

教焉遂從攷質錢梓學
宮觀者能以一時師友
問答求之則知其不專於
訓詁也溥祐庚戌九月既
望後學金華呂遇龍敬書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峯書集傳 / [宋] 蔡沈撰. —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3.5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012-8

I. 朱… II. 蔡… III. 哲學—中國—南宋 IV. B244.99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2)第105156號

ISBN 7-5013-2012-8



9 787501 320127 >

書名 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峯書集傳(全八冊)
著者 [宋] 蔡沈 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 (010) 66151313 Fax: (010) 66174391

E-mail: Btstxb@publicf.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造紙 華寶齋
印刷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七五·七五

版次 二〇〇三年五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一五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012-8 / K·473

定價 一八二〇圓

